

隊徵劉孟瞻年譜



劉孟瞻先生年譜卷下



日本上野 小澤文四郎編

十八年戊戌 五十歲

正月刊行春秋左氏傳舊疏攷正八卷

按包慎伯序學詩識小錄藝舟雙楫卷二云孟瞻去毛鄭而治杜氏春

秋成舊疏考證十二卷又楚楨所撰先生墓表云左傳舊疏考正六卷

然此時刊行者八卷而毓崧所撰先考行略通集卷六亦云凡得二百

餘條釐爲八卷故其云十二卷或六卷者俱誤也今歲四月余購得此

書中有汪孟慈喜荀方印或即先生手貽孟慈者果爾亦奇緣矣附識

于此

四月朔揚州水道記後序

丙申之春李蘭卿先生陞任山東都轉留揚候代邀余與吳君熙載至權署纂揚州水道記余與吳君商訂凡例先運河次兩岸工程次兩岸諸湖余分任運河及兩岸工程吳君分任兩岸諸湖都轉盡出藏書及河工官牘有涉于揚州河事者皆筆記之凡三閱月檢書幾及萬卷方事編輯而都轉遽歸道山斯事遂寢去歲閒居多暇乃發篋檢舊稿閱之時吾友劉君楚楨所著寶應圖經久經脫稟其間敘邗溝變遷至爲詳晰因師其意先爲運河考八卷凡八閱月而書始成客詰余曰南北運河縣亘數千里子僅記揚州抑何陋也且欲治揚州運河不當於揚州求之必黃不入運而後揚州之運河可治自明已來河道屢變河患已亟子區區述揚州沿革又何裨乎自吳溝通江淮之後漢晉六朝雖有變更然漕運略不藉此洎唐高宗後漕事歲益增多開元十八年裴耀卿條上便宜謂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

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請于河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代宗廣德二年劉晏領轉運使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是斐耀卿劉晏已爲轉般之法宋人于眞揚楚泗置轉般倉殆卽效法唐人唐李翱來南錄謂二月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經盱眙至楚州宋樓鑰北行日錄謂淮陰六十里至洪澤前去歐家渡極淺借潮于瀆頭神欲候酉潮而申初已應開閘張帆三十里過瀆頭又三十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次日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渡淮至泗州李翱謂由泗州假舟入淮是至泗州換船矣樓鑰謂到洪澤候潮乃開閘是宋人於洪澤鎮置閘矣蓋唐宋之時淮與黃河絕遠故江淮間無河患明永樂間遷都燕京平江伯陳瑄始改運道隄管家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

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然慮黃河入運不免停淤于是做宋洪澤牐制于  
河口建新莊閘竝福興清江移風板閘爲五閘互相啟閉運河止許糧船  
鮮船應時出口都漕官遣官發籌或三五日一放船過盡口卽築塞五牐  
鑰匙掌於都漕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悉由仁義等五壩車  
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至重夫平江雖爲直達  
之法而必嚴其啟閉之制者蓋慮閘制不嚴黃必敗運也其後官民厭車  
盤之艱一皆由閘而閘制遂隳黃水日以浸灌此非平江之過也然平江  
自爲其巧而欲衆人之安于拙其勢必不可得今淮身淤墊日甚策治河  
者能做唐宋轉般之法使黃自黃而淮自淮任拙而不任巧河患庶有瘳  
乎余謝之曰余揚人也僅記揚事而已他未遑論也客退余因述作書之  
緣起而竝記與客問答之語以爲後序道光戊戌四月朔儀徵劉文淇識

是月淮南同知瑩姚赴臺灣任姚石甫年譜先生與同人賦詩送行

送姚石甫先生 瑩觀察臺灣 青集卷十一

臺澎眞奧區，負絕重洋，隔民情，好鬪鬪。閱官務，稱繁劇。惟公邀帝簡，超擢逾常格。朝秉通守麾，暮樹外臺戟。亮哉聖人聰，足使遠俗革。舊部聞公來，欣手加額。威惠必兼施，次第抒善策。鹽車昔困驥，蕩節今乘驛。鯁生慙濫竽，龍門幸著籍。壯遊不獲從，離緒無由釋。歌謠訪閩疆，書函寄海舶。側耳聆政成，頌聲被金石。

按姚石甫名瑩，石甫其字一字明叔，姚鼎之從孫，桐城人。嘉慶戊辰進士官廣西按察使。乾隆五十年十月生，咸豐二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八。著有東槎記略五卷，康輶紀行十六卷，寸陰叢話四卷，識小錄八卷。東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十卷，名曰中復堂全集。吳嘉賓所撰求自得之室文鈔卷十有傳。

是月李方赤權守揚州 青集卷四送李方赤太守序

按續纂揚州府志

八卷

李璋煜字方赤山東諸城人進士官部曹道光

十八年任揚州府慮事精敏明察而不迫慈和而能斷尤以立品立學

爲亟下車觀風試士會府試取前列之有造者教焉常微行求民之疾

苦邵伯埭立恤嫠局董事者立修約以請卒令舉行並釐剔揚州恤嫠

局影射諸弊爲民課農桑以敦儉樸力挽侈靡舊習聞士女有節烈行

亟爲表揚又葺郝忠烈公祠立蕭孝子後訂史忠正公附祀之典增祀

伊太守於桃花庵之載酒堂皆足頑廉懦立興起風俗調江寧知府浚

升布政使丁憂去職

閏四月李方赤聞先生及劉楚楨經明行修與魏靜卿之孝義榜示通衢以

式多士

按念樓公行狀

劉恭冕撰抄本

所引云爲崇獎學行以勸多士事照得

守令之官化民成俗是爲專責而化民之術先敷士行勵士之道因亦

多方而於本郡樸學篤行厚爲推崇俾多士知所嚮慕其機尤捷本署  
府蒞任之初稔知郡中寶應劉楚楨儀徵劉孟瞻兩君經明行修著書  
盈篋昨於郡試之時敦勉多士執經問道實事求是以廣其傳茲又聞  
儀徵魏君靜卿前仕嶺表懋著循聲以母病乞歸不出里閭侍奉維謹  
衣不解帶者累年矣夫通儒雅朴循吏孝義天下之所罕見茲乃接踵  
於吾郡古之所稱經師兩劉君足以當之古之所稱人師魏君足以當  
之本署府皆親式厥廬挹其丰采聆其言論敬禮有加焉昔王文成公  
在江西時因贛州致仕縣丞龍韜居官清謹歸休貧乏深嘉廉節表示  
通省令官吏歲時存問量資柴米無令用乏特倣其意表式宅里樹之  
風聲使爾多士有所矜式亦步亦趨無令三君子專美於前也本署府  
暫時權攝所欲爲者多不及爲興利剔弊恐亦託之空言徒煩文告敎  
化不行咎在太守惟是欲挽民風必以士爲之倡欲敦士行必以師儒

爲之鵠此雖一日之間可與郡人相勉於有成而自幸得人之良多也  
苟喻此意漸摩既久將見遠近父老子弟共相倣倣是三君子之學與  
行足以啟迪生徒激厲末俗非守土者有術以潛移而默化之也吾郡  
幸甚斯文幸甚此約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九日示

魏靜卿行實未詳

夏李方赤示先生以李西林先生知稼堂集及李松谿先生研錄軒詩集先

生撰兩書書後

青集卷七

代李方赤撰更正揚州府學名宦鄉賢祠木主記

青集卷二

記云昔朱邑爲桐鄉令既歿桐鄉人祠之此名宦祠之權輿矣張良食采  
于留後人于留城爲子房立廟此鄉賢祠之權輿矣自是以後見于史冊  
者甚夥然皆專祠而非總祠也明代始令府州縣學立名宦鄉賢總祠有  
司春秋致祭國朝亦因其制豈非欲令諸生觀禮者以古人爲師而有所

取法歟然守土者每視爲具文而儒官亦弗之深考或已列祀典而祠無其主或祠雖有主而志無其人或名宦誤入鄉賢或鄉賢誤入名宦或名雖彰著而無關乎本郡或縣已他屬而仍贅列其人其他官爵闕書姓名誤寫者尤不可殫紀凡此諸失各郡皆所不免而揚郡尤甚前守劉公源灝督率同僚捐修郡學屬訓導陳君夢寶應舉人劉君寶楠攷定名宦鄉賢祀典會劉公升任去斯事遂輟今年夏余權守斯郡陳君以前事詳請立案其應移祀鄉賢者曹憲孫鑿張方平桑喬蔣應奎黃瓚王軌凡七人應移祀名宦者婁師德李德裕韓琦晁補之宋庠陳瑄熊尙文馬從龍馬文升凡九人應補入名宦者謝安以下凡若干人應補入鄉賢者臧旻以下凡若干人其官爵姓名訛脫者俱已改正惟有應撤之主或以有舉莫廢爲疑余案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鄭注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又云有國故則否鄭注云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

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云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于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夫先聖先師苟有其人猶不必借資于鄰國況名宦鄉賢尤當各從其故不必借才于異地也亦明矣名宦中如王安石應移祀通州鄉賢中如海州之徐璆六合之陳融如臬之胡瑗無錫之杜鎬天長之朱壽昌通州之錢璞以下十三人應各移祀其鄉何遜海瑞王守仁未官揚州汝南應曜千乘董永皆非揚人文天祥停留眞州三日不得謂流寓均應撤主余謹據禮正之既飭學別立檔案復作記以諗後之人俾有所考焉

七月朔長孫壽曾

恭甫一字芝雲

劉客季氏謄錄

是月李方赤卸事去先生有送李方赤太守序青集卷四方赤權守揚州前

後六月青集卷四桃花庵展上巳會序

序云道光十有八年夏四月辛亥坐補常州府知府諸城李公權守揚州至秋七月戊申公卸事去莅任才百有二十日而下車之始即值郡試凡三十日而竣事公乃大署其門曰凡生童來謁者門吏隨時通報毋少稽留以故懷藝求見者踵相接公優加禮待談藝之餘訪問地方利病有當興革者立見施行其爲民謀也如謀其家事其誘掖董率也如慈父母嚴師保之教誨其子弟慈祥而齊邀父老讀公告教之文歎爲數十年所未見向之市豪爲民害者累足屏息惟恐公之廉知即其甚黠者亦匿迹鄉曲不敢顯然犯公之禁令甫及一月頌聲四起而公顧歉然不自足曰凡吾所欲爲而未及爲者甚多即吾所已爲而爲之未慊吾意者亦甚多吾方自愧不暇而又何頌焉嗚乎古稱循良之吏其所設施者必相其緩急次第以布之舉凡重農桑興學校懲奢侈禁游惰緝盜賊清獄訟其施之也有本其爲之也有漸類非旦夕所可奏功以公深於經術達於治體令

得久於其任凡所欲爲而未及爲者皆得有所展布而不難斬至於古之人宜乎公今日歉然有所不自足也然而民已謳思不能忘非公至誠有以感人烏能深入人心而使人戀戀若是先是代者未至民宣言曰公實授揚州矣或曉之以坐補者必俟原缺則又曰新太守至公留揚幫辦矣愚民無知識好爲議論率多可笑然而揚人愛公之意不可謂不厚矣古之郡守有實惠及民民不忍其去於其受代也詣闕乞留或數十人或數百人不憚千里相率而至上之人亦每從其所請後世人心不古或有涉於詐僞者茲制遂革今觀揚人愛公之切令古制得行其有不褰裳而思借寇者哉雖然公之所以曉吾民者諄切詳盡民即不能留公果能奉公教令以善其身則無異公之常在揚也文淇辱公之知於公之行也不敢爲華辭謹述揚人戀公之忱與公之嘉惠揚人而歉然不自足者庶幾有當於公意也夫

八月李方赤再權守揚州

按續邗雅八章序念樓外集卷一云太守李公七月受代旋復攝篆庀舊政而加勤

先生與友人重刊郝太僕褒忠錄六卷

按續纂揚州府志卷五祠祀郝忠烈公祠引李方赤記云公諱景春字和滿起家縣教諭歷官至房縣知縣時張獻忠亂於房公守城力盡與一子一僕同被執以不屈死聞遂贈公太僕敕祀於鄉蓋江都有祠之始也又云公之賢後輯公守戰之烈爲褒忠錄六卷其書尙存郡人黃觀察承吉王刺史彥和魏明府廷瑜程指揮光治劉孝廉寶楠劉明經文淇楊上舍亮復釀金刊之以行

先生寄書黃春谷論郝太僕褒忠錄

按先生與春谷書青集不收載之春谷與孟瞻書見于夢陔堂文集卷

代李方赤撰重刻郝太僕褒忠錄序 青集卷五

明贈太僕鄉郝公祠在揚郡西郊蓮性寺右其祠舊額曰忠節余考郝公  
在明季時未經贈諡其曰忠節者蓋鄉人私諡而舊志以爲贈諡誤矣國  
朝乾隆四十年詔舉勝朝殉節之臣核議予諡於是公與鄭公爲虹得諡  
忠烈當公之守房縣也外援俱絕力盡而死其孤忠大節媲美睢揚自宜  
褒揚節義以風厲天下顧公死之後幾及一載其長子明龍馳驅數千里  
倥傯戎馬之中哀求贈卹又有同里張忠節公爲之左右督師揚嗣昌始  
爲題請建祠贈蔭而易名之典猶闕如焉然後知我朝旌表明季殉難諸  
臣其曠典爲從古所未有也余葺公祠宇因易其舊額而顏之曰郝忠烈  
公祠旣已爲之記矣其褒忠錄一書乃公子長君所輯後漸零落乾隆乙  
酉如臯姜君忠基重謀剞劂桂林陳文恭公爲之序而未果竣工至丁未

秋公之六世孫梅謀於其友捐貲付梓始克告成郡人李君斗畫舫錄所記之褒忠錄即此本也其細目詳載畫舫錄中惟袁繼咸所作之祭文雷士籲所作之傳畫舫錄皆以爲杜補堂作則李君之疎也今距乾隆丁未五十二年而其板又亡失過半存者亦漸漫漶不可識別郡之紳士醵金重刻余旣於記中詳載諸君姓名刻旣成復爲書其緣起而因以歎世之托文字以傳者猶或有時湮沒惟表揚忠節者其文字必不可得而湮沒也於是錄之刻信之矣

八月中旬劉楚楨爲琢齋撰善士劉君記 念樓集卷六

十月李方赤復受代已大吏命公留後委以他政 念樓外集卷一續邗雅

八章序

先生致書黃春谷論洗冤錄並告以李方赤受代

按先生與春谷書青集不收之夢陔堂文集 卷六送太守李公序云道

光戊戌孟冬十日劉明經書來啟視則示以太守李月汀先生所致原  
書書首與明經論洗冤錄固刑名家言要惟經生尤得其意吉甫讀斯  
語輒益仰先生學識之異政治之茂美也竟讀則見先生將驅五馬麾  
白鹿遄還省垣眷戀此地士民風乃鄙人芻蕘縞紵之獻夫吉欲申聞  
見以志愷澤久矣

是月先生代李方赤撰洗冤錄辨正序

青集卷六

前漢書薛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疚者與瘠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注應劭  
曰以杖手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疚瘠所謂律者漢  
律也意古必有檢驗之法與律例並行顧其書多不傳傳者以洗冤錄爲  
最古宋孝宗淳熙元年浙西提點刑獄鄭興裔創爲檢驗格目上之于朝  
頒下諸路宋惠父又博采諸書增以己見名曰洗冤集錄後世刑名家奉  
以爲金科玉律嘉定錢少詹事養新錄謂輟耕錄記勘釘之法而以爲玃